

庶物類纂

八蟲屬

容

太政官文庫			
和書門類	特別	一二三六二號	第五千番函架
			四六五册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32362
冊數	465(344)	
函號	特	54
		1

百四

百四十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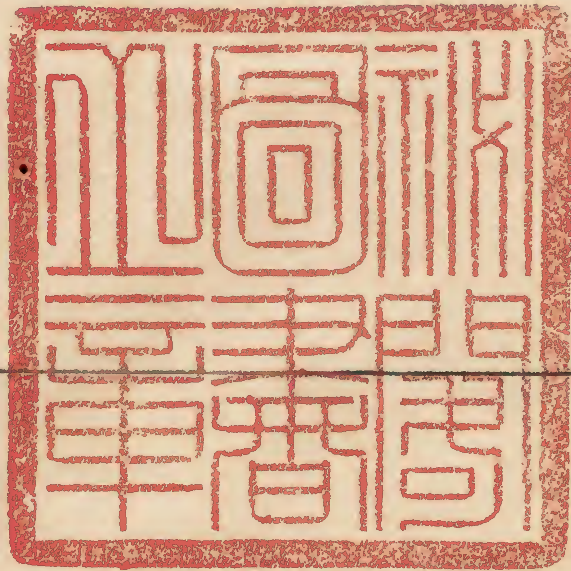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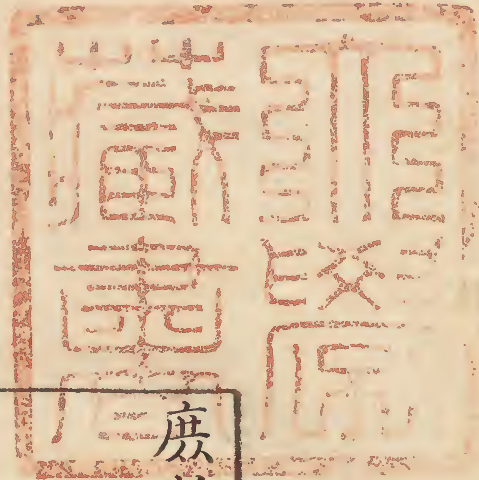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庶物類纂蟲屬卷之八目次
蠶 蛭

庶物類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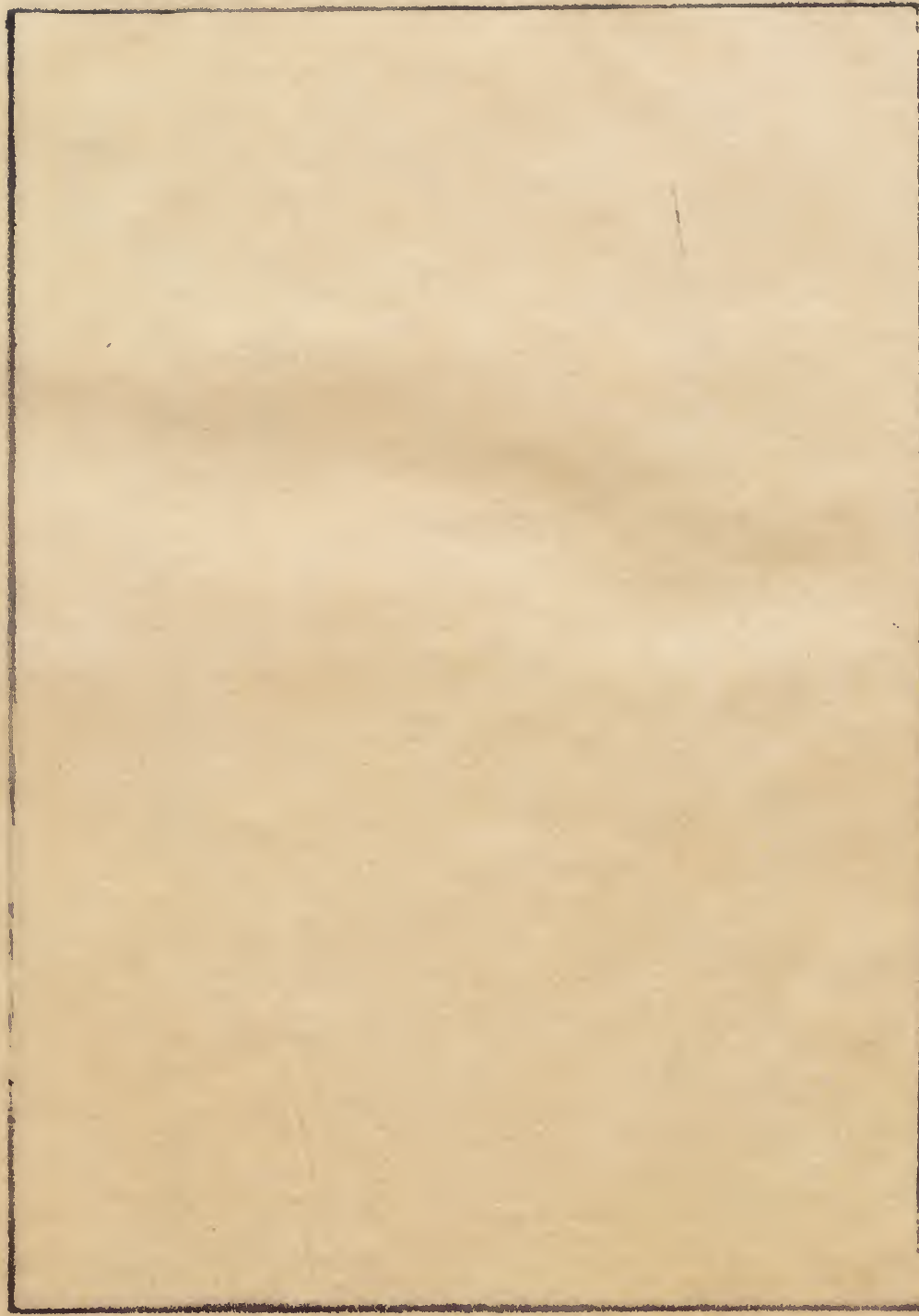
蟲屬目次

蟻

一名土蜂別名醫錄一名細腰蜂莊子一名螺贏詩

一名蒲盧爾雅

俗名十戛法七下山城州又名思戛又名思戛法七下野州又名十罵又名思戛法七下野州又名十罵又名思戛法七下野州又名十罵



蠃蝓

蠃燕趙之間謂之蠃蝓蒙翁二音其小者謂之蠃蝓小細

也音或謂之蚘蛻幽悅二音其大而蜜謂之壺蠃今黑蠃穿竹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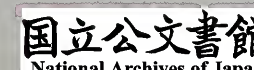
作孔亦有蜜者或呼笛師漢楊雄方言

天降生民，倥侗頽蒙，恣于情性，聰明不開，訓諸理讓，學行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為為衆人，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

口而木舌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
刃者礪諸有王者錯諸不礪不錯焉攸用礪而錯諸
質在其中矣否則輟螟蠕之子殪而逢螺贏祝之曰
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學
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
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
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
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
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同上

土蜂名曰螺蠃今世謂蛔蠃細腰之類其為物雄而
無雌不交不產常取桑蟲或阜螽子育之則皆化成
已子亦或謂之螟蛉詩曰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是也
晉于令升搜神記

螺贏今謂之蠚螭也其為物純雄無雌不交不產取
桑蟲之子祝之則皆化為已子蜂亦如此耳同上
蠚螭成式書齋多此蟲蓋好窠於書卷也或在筆管
中祝聲可聽有時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蠅虎
旋以泥隔之時方知不獨負桑蟲也唐臨淄段成式酉陽雜俎



爾雅曰螺贏蒲盧也郭璞注曰細腰蜂也俗呼為蠚蟪音明翁○太平御覽

陸機毛詩疏義曰螺贏土蜂一名蒲盧似蜂而小腰

胡許慎云細腰也同上

禮記中庸曰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

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

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蒲盧螺贏土蟲也取螟蛉而化之以

為子為政化百姓亦如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同上

楊子法言曰螟蛉之子殪而逢螺贏祝曰類我久則

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肖類也○同上

果贏即細腰黑蜂也說文作蠚贏倍呼為蠚蟪詩言

螟蛉有子果贏負之螟蛉桑蟲也螺贏蒲盧也負持

也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姬養之以成

子詩義疏云螟蛉似步屈其色青細小或在草葉上

土蜂取之寘木空中或書卷間筆筒中七日而成其

子里語曰咒云象我而楊子雲亦云螟蛉之子殪而

逢果贏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唯陶隱居云

今一種黑色腰甚小銜泥於人壁及器物邊作房如

併竹管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

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擬其子大為糧也其一種入
蘆竹管中者一名果羸亦取草上青蟲詩之螟蛉有
子果羸負之言細腰無雌皆取青蟲教祝便變成已
子斯為謬矣造詩者乃可不察未審夫子何為目其
僻耶接陶氏之說實當物理然以是疑聖人則有所
不可詩第言果羸負之如國君不能有其民則為他
人所取不言負去為子也猶鴟鴞云鴟鴞鴟既取
我子亦可謂鴟取衆鳥為子乎但說者見其負之以
往遂目為是說然詩之本旨自不如此而箋疏及楊

子雲之語疏矣

宋羅願爾雅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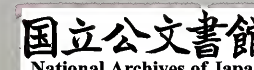
蠚蟪曰土蜂曰螺羸曰蒲盧俗謂之蠚蟪槌泥入於
屋壁間及器物旁作房或雙或隻亦入竹管中以泥
封其口其類不一也凡蜂蟻皆不能生子只取他物
咒成而陶隱居乃謂此生子如粟米大在房內仍取
他蟲置其中以擬其子大為糧也以詩云螟蛉有子
螺羸負之為謬矣後來人有壞其房而看之果見有
卵如粟在死蟲之上皆如陶所說此蓋不究其義也
諸蟲在蟄尚不食况其形體未定猶在窠中時何得

有飢飽也壞其房而見卵與死蟲者是變與未變爾
將其故房看之其蟲殼皆如蛻形則非為物所食明
爾且蚱蟬生於蛻娘衣魚生於瓜子龜生於蛇蛤生
於雀白鴉之相視負蝨之相應其類不一然則螟蛉
螺贏不為異矣宋鄭夾滌昆蟲草木畧

蒲蘆說者以為螺贏疑不然蒲蘆即蒲葦耳故曰人
道敏政地道敏藝夫政猶蒲蘆也人之為政猶地之
藝蒲葦遂之而已亦行其所無事也宋吳門沈存中夢溪筆談
詩云螟蛉有子螺贏負之陶隱居以謂螺贏自生子

如粟粒捕取螟蛉者所以飼其子非以螟蛉為子也
余童稚時屢驗之陶說誠不妄其類有三銜泥營巢
於室壁間者名螺贏穴地為巢者名蠃螋窠於書卷
或筆管中者名蒲蘆名既不同其質狀小大亦異螺
贏蒲蘆即捕桑蠶及小蜘蛛之類蠃螋唯捕蠹蝨與
蟋蟀耳捕得皆螫殺去其足盡寘穴中生子其上旋
以泥隔之旬日子大成蜂能飛而諸蟲盡矣宋彭乘墨客揮犀

鄭氏禮記以蒲蘆為螺贏謂土蜂也沈存中曰不然



蒲蘆即蒲葦耳故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而繼之曰夫政也者蒲蘆也蓋蒲葦之為物不擇地而生藝韋者遂之而已人之為政亦在遂之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此說似好然爾雅云螺贏蒲蘆郭璞云即細腰蜂也俗呼蠚蟪今以蒲蘆為蒲葦恐無是理當以爾雅鄭氏為正然予觀遜齊間覽又以螺贏蠚蟪蒲蘆為三種銜泥營窠於室壁間者名螺贏穴地為窠者為蠚蟪窠於書卷或筆管中者名蒲蘆不知遜齊何所據而言此酉陽雜俎又曰子書齋前多蠚蟪蓋好窠

于書卷筆管中祝聲可聽此即與遜齊所謂蒲蘆無異又別一種云顛當窠深如蚓穴細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則又似所謂蠚蟪者要之名狀雖不同然今流俗呼為蠚蟪云

宋羅陳善
桐齋新話

沈存中說蒲蘆為蒲葦予嘗辨其非是後讀陸氏爾雅云細腰曰蒲蘆匏類也故細腰土蜂亦謂之蒲蘆且引中庸政猶蒲蘆之語謂蒲根著在土而浮蔓常緣於木故謂之螺贏又引本草云匏類小者名瓢取諸藻蘆取諸蒲蒲善浮詩所謂不流束蒲者也其說

以匏瓢壺盧蒲盧為一類故在澤草部中爾雅又云
 螺贏蒲盧細腰壺之有盧者也楚辭曰玄蜂若壺取
 是為子以此方悟爾雅中庸之說而鄭氏所注蓋知
 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存中擬於地道敏政之語遂以
 為蒲葦其實未知螺贏蒲盧之義同上
 夫蠚螭之蟲孕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混其氣和
 其神隨物大小俱得其真蠢動無定情萬物無定形
 小人由是知馬可使之飛魚可使之馳土木偶可使
 之有知嬰兒似乳母斯道不遠矣譚累昇化書〇說郛

格物總論云細腰蜂名螺贏名蒲盧又名蠚螭觀其
 所負不但螟蛉或螻子磔而斃之且產一小卵於其
 上俟其卵化而成形漸食所負之虫久乃寢大生翼
 飛去其聲似云類我類我者合壁事類
 蠚螭一名土蜂生熊耳川谷及牂牁或人屋間陶隱
 居云此類甚多雖名土蜂不就土中為窟謂捷力展切
 土作房爾今一種黑色腰甚細嚼泥於人室及器物
 邊作房如併竹管者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
 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擬其子大

為糧也。其一種入蘆竹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蟲一名
螺贏。詩人云：螟蛉有子，螺贏負之。言細腰物無雌，皆
取青蟲。教祝音便變成已子，斯為謬矣。造詩者及可
不詳，未審夫子何為曰其僻邪。聖人有闕多，皆類此。
唐本注云：土蜂土中為窠，大如鳥蜂，不傷人，非蠚蝥。
蠚蝥不入土中為窠，雖一名土蜂，非蠚蝥也。今按李
含光音義云：呪變成子，近亦數有見者，非虛言也。臣
禹錫等謹按：蜀本注云：按爾雅：果蠃，蒲盧。注云：即細
腰蜂也。俗呼為蠚蝥。詩云：螟蛉之子，螺贏負之。注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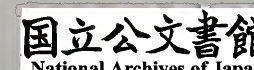
螟蛉，桑蟲也。螺贏，蒲盧也。言蒲盧負持桑蟲，以成其
子。乃知蠚蝥即蒲盧也。蒲盧即細腰蜂也。據此，不獨
負持桑蟲，以佗蟲入穴，捷泥封之，數日則成蜂飛去。
陶云：是先生子如粟在穴，然捕佗蟲以為之食。今人
有候其封穴了，壞而看之，果見有卵如粟在穴，蟲之
上則如陶說矣。而詩人以為喻者，蓋知其大而不知
其細也。陶又說：此蜂黑色，腰甚細，能捷泥在屋壁間
作房，如並竹管者是也。亦有入竹管中，器物間作穴
者，但以泥封其穴口而已。圖經云：捷泥作窠，或雙或

隻得處便作不拘土石竹木間今所在皆有之日華子云蠮螋有毒治嘔逆生研罾竹木刺入藥炒用

補註
本草

蠮螋生熊耳川谷及牂牁或人家屋間分處處有之黑色而細腰雖一名土蜂而不在土中作穴但捷土於人家壁間或器物傍作房知比竹管者是謹按郭璞注爾雅果蠃蒲盧云即細腰蜂也俗呼為蠮螋又詩小雅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注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言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嘔養之以成

其子又揚雄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注云蜾蠃遇螟蛉而受化久乃變成蜂爾據諸經傳皆言此蜂取他蟲而化為己子陶隱居乃謂生子如粟米大在其房中乃捕取草蟲以擬其子大為糧耳又有人壞其房而看之果見有卵如粟在死蟲之上皆如陶之說又段成式云書齋中多蠮螋好作窠於書卷或在筆管中祝聲可聽有時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繩虎旋以泥隔之乃知不獨負桑蟲也數說不同人或疑之然物類變化固不可度



蚱蟬生於轉丸衣魚生於瓜子龜生於地蛤生於雀
白鷗之相視負蠱之相應其類非一若桑蟲蜘蛛之
變為蜂不為異矣如陶所說卵如粟者未必非祝蟲
而成之宋齊丘所謂蠐螬之蟲孕螟蛉之子傳其
情交其精混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俱得其真蠢動
無定情萬物無定形斯言得之矣本草圖經
蠐螬諸家所論備矣然終不敢捨詩之意嘗析窠而
視之果有子如半粟米大其色白而微黃所負蟲亦
在其中乃青萊蟲却在子下不與蟲相着又非葉及

草上青與應是諸與皆可也陶隱居所說近之矣人

取此房研細醋調塗蜂蠆宋寇宗奭本草行義

蠐螬象其聲也明李東璧本草綱目

李含光曰視變成子近有數見者非虛言也頌曰詩
言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楊雄方言亦云螟蛉之子殪
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之變為蜂陶氏蜀本
皆以為生子如粟捕諸虫為糧段成式亦云書齋多
蠐螬窠祝聲可聽開而視之悉是小蜘蛛以泥隔之
乃知不獨負桑虫也數說不同然物類變化固不可

度、蚱、蟬生於轉丸衣，魚生於瓜子之類，非一桑虫，蜘蛛之變為蜂，不為異也。如陶所說，卵如粟者，未必非祝虫而成之也。宋齊丘所謂蠮螋之虫，孕螟蛉之子，傳其情，文其精，溷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俱得其真。蠢動無定情，萬物無定形，斯言得之矣。宗奭曰：諸家之說，終不敢捨詩之義。嘗析窠視之，果有子如粟米，大色白而微黃，所負青菜虫，却在子下，不與虫相着。陶說近之時，珍曰：蠮螋之說各異，今通攷諸說，并視驗其卵及蜂之雙隻往來，必是雌雄，當以陶氏寇氏

之說為正。李氏蘓氏之說為誤。按解頤新語云：果蠃自有卵，如粟寄在虫身，其虫不死不生，久則漸枯，子大食之而出，正如蠅卵寄附於蚕身，久則卵化穴繭而出也。列子言純雄無雌，其名穉蜂。莊子言細腰者化，則自古已失之矣。羅願爾雅翼云：陶說實當物理，但以此疑聖人，則不知詩之本旨矣。詩云：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蓋言國君之民為他人所取，爾說者不知似字乃似續之似，誤以為如似之似，遂附會其說。爾尤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亦可

謂鴉以衆鳥為子乎。今屢破其房見子與他虫同處。或子已去而虫在空殼。或由成蛹而子尚小。蓋虫終不壞。至其成蛹子乃食之而出也。近時王浚川著雅述亦云。年年驗之皆如陶氏之說焉。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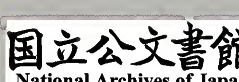
王氏雅述云。田居時年。取土蜂之窠驗之。每作完一窠。先生一子在底。如蜂蜜一點。却將桑上青。及草上花蜘蛛食盡。則成一蛹。數日即蛻而為蜂。嚙孔而出。所謂類我類我者。乃始而嚙泥作窠之聲。亦非。嚙青蟲之時。安得謂之祝。林孟鳴詩經多識編

螺羸細腰黑蜂也。一名土蜂。一名蒲蘆。似蜂而小。腰好禁蜘蛛。植泥入於屋壁間及器物旁作房。或雙或隻。亦入竹管中以泥封其口。乃捕取草上青。或青蜘蛛。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祝聲可聽。里語曰。祝云。象我而揚子。雲亦云。螟蛉之子。殪而逢果。羸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燕趙之間。謂之蠓。蠓其小者。謂之蠓。蠓凡蜂蟻皆不能生子。只取他物。呪成。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而陶隱居。乃謂此生子如粟米。大在房內。仍取他蟲置其中。以擬其子大。

為糧也。以詩云：螟蛉有子，果臝負之。為謬矣。後來人有壞其房而看之，果見有卵如粟米大，在死蟲之上，皆如陶所說。此蘆不究其義也。諸蟲在蟄尚不食，况其形體未定，猶在窠中，時何知有饑飽也？壞其房而見卵與死蟲者，是變與未變耳。將其故房看之，其蟲殼皆如脫形，則非為物所食。明爾且蚱蟬生於蛙蟻衣蟲，生於瓜子，龜生於蛇，蛤生於雀，白鷓之相食，負蝨之相應，其類不一。然則螟蛉果臝不為異也。說文作蠋，羸明吳元化詩經鳥獸草木攷

螟蛉者捷為文學，曰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一作菜上，螺羸土蜂也。一名蒲盧，似蜂而小，腰故許慎云細腰也。取桑蟲負一作附之于木空中，或書簡筆筒中，七日而化為其子。里語曰：兜云象我象我。

爾雅果臝蒲盧，郭註即細腰蟲。機謹按十三經中作細腰蟲也。俗呼為蠋，蟄又云螟蛉桑蟲，郭註俗謂之桑蠹，亦曰戎女，抑疏按詩小雅小宛云：螟蛉有子，果臝負之。果臝一名蒲盧，即細腰蟲也。俗呼為蠋，蟄方言



云、蠶燕趙之間謂之蠓螋其小者謂之蠓螋又云
或謂之蚘蛻機謹按十三經爾雅邢昺疏鄭註中
庸以蒲盧為土蠶說文云細腰土蠶也天地之性
小腰純雄無子螟蛉一名桑蟲一名桑蠅一名戎
女法言曰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
我久則肖之是也鄭註蒲盧俗謂之蠓螋蓋蠶類
螟蛉桑上青蟲也蠓螋取以為子者鄭箋云蒲盧
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姬養之以成其子廣雅
云蚘蛻土蠶蠓螋也本草蠓螋一名土蜂生熊耳

川谷及牂牁或人屋間陶隱居云此類甚多雖名
土蜂不就土中為窟謂捷土作房耳今一種黑色
腰甚細銜泥于入室及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者
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
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擬其子大為糧也其一種
入蘆竹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蟲一名果蠃詩人云
螟蛉有子蠃負之言細腰物無雌皆取青蟲故
祝便變成已子斯為謬矣唐本註云土蜂土中為
窠大如鳥蜂不傷人非蠓螋蠓螋不入土中為窠

雖一名土，逢非蟻，蟻也。今按李含光音義云：咒，變成子，近亦數有見者，非虛言也。劉禹錫謹按：蜀本註云：按爾雅，果贏蒲盧，註云：即細腰蜂也。俗呼為蟻，蟻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註云：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言蒲盧負持桑蟲以成其子，乃知蟻蟻即蒲盧也。蒲盧即細腰蜂也。據此，不獨負持桑蟲以他蟲入穴，捷泥封之，數日則成蜂飛去。陶云：是先生子如粟在穴，然捕他蟲以為之食。今人有候其封穴了，壞而看之，果見有卵如粟在，死蟲之

上則如陶說矣。而詩人以為喻者，蓋知其大而不知其細。陶又說：此蜂黑色，腰甚細，能捷泥在屋壁間作房，如苙竹管者是也。亦有入竹管器物間作穴者，但以泥封其穴口而已。圖經云：捷泥作窠，或雙或隻，得處便作，不拘土石竹木間。今所在皆有之。段成式云：書齋中多蟻，蟻好作窠于書卷，或在筆管中，咒聲可聽。有時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蠅，虎旋以泥隔之，乃知不獨負桑蟲也。數說不同，人或疑之。然物類變化，固不可度。蚱蟬生于轉

九衣魚生于瓜子，龜生于蛇，蛤生于雀，白鵝之相視負，蠶之相應，其類非一。若桑蟲蜘蛛之變為蜂，不為異矣。如陶所說，卵如粟者，未必非祝蟲而成之也。宋齊丘所謂，蟬之蟲孕，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混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俱得其真。蠢動無定情，萬物無定刑，斯言得之矣。詩攷說文，螟，蠶有子，蝮，蠶負之，埤雅，果蠶，即今細腰土蠶，好禁，蜘蛛今呼大蠶，啖子地，中作房者，亦曰土蠶，非此細腰土蠶也。果蠶一名螿，蝮一名蒲盧，中庸曰，夫政

也者，蒲盧也。博物志曰，蜂無雌，取桑蟲或阜蠶子抱而成。已子詩，緝解，頤新語曰，說者攷之不精，乃謂果蠶取桑蟲負之，七日化為其子，雖揚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說。近世詩人取螺贏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為螺贏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于蜘蛛腹脅之間，其蜘蛛亦不生不死，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

成今人養晚蠶者蒼蠅亦寄卵于蠶之身久之其
卵化為蠅穴繭而出殆物類之相似者列子云純
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蠶莊子云細腰者化說
文云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此皆信說詩者之
言也古人名物多取形似瓠之細腰者曰蒲盧故
蠶之細腰者亦名蒲盧正如綬草綬鳥皆名以鷓
青黑之莢青黑之鳩皆名以鷓也

按爾雅另釋土蠶註云今江東大蠶在地中作房
者啖其子即馬蠶今荆巴間呼為壇與果蠶差別

農師已辯之矣若細腰土蜂借他蟲穴為已子古
今無異陶隱居異其說范處義附之不知破窠見
有卵如粟及死蟲蓋變與未變耳

明毛晉陸疏廣要

野間謂之中原菽葉謂之藿螟蛉桑蟲也螺贏蒲蘆
也中原有菽庶民尚能采之以養其子桑間有蟲螺
贏亦能負之以養其子夫養其子者蓋為似續之計
也彼小民微物尚爾今王有子不能教誨之使之甫
善以為似續之計乃欲信讒而棄逐之何哉說者考
之不精乃謂螺贏取桑蟲負之七日化為其子雖楊

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說近世詩人取螺贏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卵細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乃為螺贏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間其蜘蛛亦不死不生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晚蠶者蒼蠅亦寄卵於蠶之身久之其卵為蠅穴滿而去殆物類之相似者又露蜂懸其窠每穴各綴一卵如粟不知用何物滋養之久乃漸大成蜂此皆一

種細腰之物所謂祝之曰類我類我乃聽其聲意其如此或謂細腰有術能禁物其祝聲可聽乃其禁術也列子曰純雄其名大腰純雌其名穉蜂莊子曰細腰者化說文曰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此皆信說詩者之言也然彼之所不可知者正謂其能禁螟蛉蜘蛛不生不死以化物身之膏潤滋養其卵而成其形莊子所謂化者理固近之列子以為純雄說文以為無子殆未可信况詩人之意本不然讀之者不審耳古人名物多取其形色之似瓠之細腰者曰蒲蘆

故蜂之細腰者亦名蒲蘆。正如綬草綬鳥皆名以鵝。青黑之莢青黑之鳩皆名以鵝也。中庸曰政也者蒲蘆也。即螺贏也。謂當以善養而成之。如蒲蘆然。乃與詩之義合矣。此范處義之說也。明楊升菴外集

細腰無雌蜂類也。况桑蟲成子。明馮應京月令廣義

穉蜂黃色細腰者螟蛉有子果贏負之是也。此種腰極細黑色。啣泥於壁及器物邊作房者。明范貞一典籍便覽

詩螟蛉有子螺贏負之。螟蛉桑蟲也。螺贏蒲蘆也。即細腰蜂一名蠟。蒲蘆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噓嘔養

之以成其子。故古人傳會其音曰螟蛉。螟蛉似我似我。今人以抱他人之子曰螟蛉之子者。以此。北魏胡叟養子字之曰螟蛉。所謂布囊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者是也。此皆未然。揚子曰。螟蛉有子。殪而逢螺。蓋螺贏凡細蟲皆可負去。必嚙死之而寄生。一子于其上。積四五蟲。乃以泥封之。久之卵得其氣而生。其初生也。又食其蟲。俱盡則可以啓封而出戶矣。子雲之言方是。又大戴禮。雉入淮為蜃。曰蜃蒲蘆也。謂蚌也。朱子曰。蒲蘆草也。沈子曰。蒲葦也。解頤新語曰。瓠之細

腰者曰蒲盧其說各異也

明田藝蘅
留青日札

閩中一軍將日夜行飲水覺有物黏鼻間自是患腦痛不可忍色黃如蠟醫巫百端莫能愈懸百金募療之者一村毗夜卧荒廟中聞二鬼語曰我輩受某家祭賽多矣其病本易治但醫不識耳一鬼曰柰何曰取壁間蟻蝨窠泥和飯汁吹入鼻中俟其嚏可見矣遂喏而散翌日毗往揭榜如法療之初覺鼻中攪痛暈絕有頃大嚏有馬蝗大小數十皆隨之出已死矣宿疾豁然余按宋寶祐間龍興富家子患壁虱事政

與此同人不能治而鬼識之蓋天假手以活斯人也

明陳留謝肇
淞五雜俎

嘗謂螺贏者乃長腰黑黃小蜂也能負他虫入已窠內鼓其羽作聲曰似我似我其虫亦化為螺贏名曰螟蛉世人呼義子為螟蛉載諸簡冊古今通用而無較焉予昔壯年時有佳紙數幅置書架上一日予閑坐間見有此等二蜂飛透紙卷兩頭出入孔中作如此之聲取紙展而視之其中以泥隔斷如竹節狀為窠有一青虫乃蜂含來他虫背上負一白子如粒米

以漸大其青虫尚活其後子漸次成形青虫亦漸次昏死更後看其子皆成螺贏亦漸次老嫩不一其虫漸次死腐就為螺贏所食食盡者則穿孔飛去矣予思此物常在梁棟間或墻壁高處作窠未嘗在紙卷中故前人未得其詳或恐世間別有螺贏螟蛉之虫真能變化予所未見明者又當察焉

明陶輔桑
揄漫志

螟蛉有子螺贏負之謂負它子作已子也故人以過房子為螟蛉此語相沿至今然螺贏實非取它物為子也迺放卵窠中而殺小蟲以飼之耳陶隱居爾雅

注云蠹蝥銜泥竹壁及器物作房生子如粟米乃捕取草上蜘蛛滿中塞之以俟其子為糧此語鑿鑿有據足破千古之誤且詩但言螺贏負之未言其作已子也則楊子雲類我之說誤之也

同上

螟蛉有子螺贏負之螟蛉青虫螺贏蝥蝥古說皆謂螺贏負螟蛉之子為子置空桑中七日而化如楊子雲所謂類我類我者嚴華谷載解頤新語曰近世詩人取螺贏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育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

於物類考卷一
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自為螺贏之形穴竅而出非
螺贏以螟蛉之子為子也愚戊辰考試省闈聞同官
宮教台州董華翁云螺贏負螟蛉埋土中而寄子其
身如雞抱子暖之而使生然其子即螺贏之子非以
螟蛉之子為子詩之說得之揚子雲則失之耳時有
監簿永嘉載侗聞其說亦云嘗親見螿蝻負螟蛉入
筆管有兩螿蝻互飛而共管之初非獨陽無子而外
取螟蛉之子為子也如腐草化螢亦螢宿其子於腐
草既成形則自腐草而出杜詩云幸日腐草出最精

於物理

明黃震黃
氏日抄

埤雅曰果蠃一名螿蝻一名蒲盧即今細腰土蟲好
禁蜘蛛捷泥捷力剪切運也作房如併竹管取桑蟲負之七
日而化為子其祝聲可聽法言曰祝之曰類我蓋其
音云也

莊子曰奔蜂不能化藿蠋注曰奔蜂小蜂也藿蠋豆
間大青蟲也螺贏祝螟蛉而化之以才力之相當也
奔蜂藿蠋能之乎

博物志曰細腰無雌蜂類也取桑蟲或阜螽子咒而

成已子

唐人蒲盧賦曰：昔昔鼓翅，咄咄傳意。本乃與吾同物，孰云所畜非類。如能肖貌，便若假寐。目蠕動而稍分，與胎教而齊致。蠶尾潛出，蜂腰未備。將革故而就新，諒未同而本異。以上淵鑑類函

搜採異聞錄曰：江南土蜂，人不能識其穴。往往以長紙粘于內，蜂見之必銜入穴，乃蹊尋得之，熏取其子。同上

陶貞白謂：蝶蠃自生子如粟粒，捕取螟蛉以飼其子。

韓保昇冠宗夷皆云然。列子純，雄無雌，名曰穉蜂。莊子細腰者化，亦道聽也。詩人據所見，聖人取其教。子似續之大意耳。注詩者泥解，彭乘曰：陶說不妄。泥巢屋壁者曰蝶，蠃穴地巢者曰螟，蠃窠于書卷或筆管者曰蒲盧，蝶蠃蒲盧即捕桑，雙及小蜘蛛，蠃捕蠃，蛸與蟋蟀捕得皆螫殺，置穴中生子。其上以泥隔之，旬日子大成，蜂能飛而蟲盡矣。王少夫曰：余驗其螫殺而後呼活之。王浚川曰：必附蟲而子乃生，借氣也。說文引詩：螟蠃易林曰：蠃，螟生子，溪目黑醜，三卦同。

交一作蝸螺知即果羸清方以智通雅

果羸蝮蛉三辨而核○果羸蜂啣蝮蛉子自陶貞白謂啣以啖其子而蘇恭冠宗夷李東壁俱信之今按不狀一菴云先螫殺之而後呼活之隣老云先以泥作窠啣蟲置中以泥封之乃從其外以翼扇之而鳴鳴狀久之破窠而出即變同類一蟻蟬嘗造四五窠人驚之彼即不來此窠窠亦稿落清皖相方氏浮山此藏軒物理小識螺尔雅螺羸蒲盧郭註細腰蝨也俗呼為蟻蟬又莊子細腰者化為蒲盧或曰古人名物皆取形似瓠之

細腰者曰蒲盧故蜂細腰者亦名蒲盧如綬草皆名以鷓青黑之葵青黑之鳩皆名以雛也詩小雅蝮蛉有子螺羸負之鄭箋蝮蛉桑蟲蒲盧取桑蟲子負持去駒姬養之以成已子法言曰蝮蛉之子殪而逢螺羸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陶弘景曰螺羸作房并竹管生卵如粟粒取草上青蜘蛛置方中塞其戶為子糧負之者嚙之也詩蓋以螺羸嚙子象人之殺其子箋疏及揚子之說疎矣據陶說則鄭箋法言皆不足信說文引詩謂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負蝮

蛉子為子非也舊註載說文訓辭亦非清廖文英正字通

其黃色細腰腰僅相屬不能為蜜曰穉蠱淮南子以為貞蟲詳見王元之蠱記又陸佃曰蠱陰陽杜尾喜合尾端有岐者牝銳者牡細腰蠱作房杜樹及屋簷房皆倒懸綴處必以黍房中各有子如粟稍長如蛹能動逐時飼之久則封之生翼而出復字卯則增房房數百層子多至石許其螫人復引其芒去必蠱螫人芒入人肉不復出蠱亦尋斃同上

果蠱即土蜂曹縣志

螺贏即今細腰土蜂好禁蜘蛛其子謂螟蛉鉛山縣志

果蠱爾雅名蒲蘆郭註名蠶蛸陸璣曰似蠱而小腰

取桑虫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子詩螟蛉有子

螺贏負之法言曰螟蛉之子殪而蠱贏祝之曰類我

類我久則肖之是也陶隱居曰黑色腰小銜泥于壁

及器物邊作房汀州府志

蠶蛸一名果蠱一名細腰蜂嘉興府志

爾雅蒲蘆註曰蠶蛸漳浦縣志

蠶蛸詩云螺贏爾雅云蒲蘆俗呼土蜂銜泥於人屋

及器物邊作房况螟蛉以成其子丹徒縣志

細腰無雌運土作房取蟲負子其中教祝七日化為

已子懷寧縣志

螺贏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幾輔通志

螺贏土蜂也細腰無雌取桑虫負之空木中七日而

化為其子安慶府志

螺贏爾雅名蒲蘆郭註名蝻蝻陸璣曰似蠶而小腰

取桑虫負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子詩螟蛉有子螺贏

負之法言螟蛉之子殪而逢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

久則肖之陶隱居曰黑色腰小銜泥於壁間及器物

邊作房俗云螺贏作房於高是年雨多作房於低是

年雨少亦一驗諸羅縣志

果贏爾雅名蒲蘆郭註名蝻蝻陸璣曰似蠶而小腰

取桑虫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子詩螟蛉有子

果贏負之法言曰螟蛉之子殪而逢贏祝之曰類我

類我久則肖之是也陶隱居曰黑色腰小銜泥於壁

及器物邊作房漳州府志

果贏細腰作土房取蟲負之七日化為子江南新城縣志

螺贏即今細腰土蜂好禁蜘蛛無雄取桑蟲負之空
水中七日化為已子詩曰螟蛉有子螺贏負之九江府志

螺贏一名蠶蟪似蜂腰小而長捷土作房取桑蠶置
於空中祝之七日即化為已子臺灣府志

螺贏名蒲盧又名蠶蟪蜂之細腰者善入筠管中負
桑蟲祝之封以泥七日而化為已子撫州府志

機謹按贏字或作羸或作羸諸書難一定考正字
通斷作羸以羸為俗字似可適從又蠶蟪或作蠶

然考字書無蠶字當以蠶為準

